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文库♦——



# 远大前程

Great Expectations

——♦ Charles Dickens ——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文库♦——

# 远大前程

## Great Expectations

Charles Dickens

石艳蕊 注释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西安 北京 上海 广州

## 出版前言

学习英语的读者朋友们都知道，英语除了基础的词汇学习以外，要想提高英语水平，平时的英语阅读是非常重要的。单纯的英语学习是相当枯燥的，将其融入英文故事的欣赏，就会大大增加学习的知识性、趣味性。而在英语阅读里面，世界经典文学名著是一生都不会过时的绝佳赏析材料，是值得大家一生中去读的作品。

世界名著是世界文学名家身处他们那个时代，用他们的心灵去感知社会和人物，呕心沥血著成的精品。英文原版故事虽说讲述的是上几个世纪的故事，但很多都是原著小说家们的亲身感受或有生活中的原型，因此能使读者产生共鸣，触发同感，启迪人生。

通过对世界经典文学名著的赏析，可以使自己徜徉于其中，了解欧美社会的时代背景，深刻理解西方文化。这样既能大大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同时可以培养和提高自己的个人修养。因此推荐给喜爱文学的读者朋友们，请您不妨一读，相信定会受益匪浅。

由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隆重推出的最新版“世界经典文学名著文库”系列丛书，是世图西安公司几代编辑不断探索和总结经验、并组织完成的。其间悉心听取广大读者朋友们的评价和建议，历经数十载的改进和更新，云集国内知名的英美文学教授，遴选世界名著中精华的精华，对于各经典原著文中的难点、疑点加以精心评注。其中包含难词的解析、背景人物和事件的延伸注解，古英语表达的转换等等，可谓详尽准确。这些名著可以使读者朋友们在品读原汁原味的英文原版故事的同时，通过评注提供及时、必要的阅读参考，

助读者朋友们学习英语路上一臂之力。

世图西安公司经过精心的调研，本批推出的品种都是读者朋友们喜闻乐见的名著作品：包括《远大前程》、《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名利场》、《双城记》、《小妇人》、《儿子与情人》、《红字》、《汤姆大叔的小屋》、《茶花女》、《艰难时世》、《远离尘嚣》、《雾都孤儿》、《战地钟声》和《无名的裘德》等，以后还会相继推出其他名家的名著品种。读者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适合自己的经典故事进行阅读。

本套丛书各册内容均为无删节英文原版经典故事，原汁原味，并辅以名家中文评注，既适用于英语专业学生作为课外学习和赏析，同时适用于有一定英语水平的读者大众。通过对名著的赏读，提高英语阅读、特别是对英文小说的阅读能力。

### 欧美文学鉴赏，传世佳作珍藏！

由于编者知识和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欢迎学界人士和读者朋友们对本书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在以后的名著整理工作中加以改进和提升，你们的支持是对我们编者及编辑最大的鞭策和鼓励。读者朋友们也可以登录[www.eb88k.com](http://www.eb88k.com)(世图英语学习网)，了解最新出版的世图英语图书信息和网站内容。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

2010年5月



## 作者简介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是十九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他以深入的观察和勤奋的创作,为后世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学遗产。他的十几部长篇小说,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其中所刻画的大量人物形象,已成为英国文学的典型。他那高超的叙事技巧和幽默的文学语言,那夸张变形的表现手法和近乎漫画式的讽刺艺术,使他步入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大师之列而为世界各国读者所喜爱。我国从 1908 年林纾等人翻译狄更斯的小说以来,已过去一个多世纪,其间狄更斯的作品不断有新译本出现,始终拥有大量的读者。狄更斯作品中蕴含的深刻的人道主义和他对现实所持有的冷静的批判态度,促进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形成。

查尔斯·狄更斯出身于英国一个贫苦的小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海军中的小职员,生性嗜酒,好挥霍,因欠债被关入负债人监狱。一家人因无钱支付房租,也搬入狱中同住。当时狄更斯只有 10 岁。尔后,年仅 12 岁的狄更斯为生计所迫,到一家皮鞋厂当学徒,干一些粘贴刷洗的杂活儿。他曾在橱窗里当众表演包装货品,被人围观,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伤痕。狄更斯天资聪慧,但上学很少,主要靠自学逐渐积累知识,靠深入生活广泛了解社会。16 岁,他开始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缮写员,19 岁进入报界,作报馆的驻议会记录员兼采访记者。这些工作使他得以出入法院和监狱,接触各种诉讼和各类人物,了解议会内幕,认识英国政治

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去大英图书馆博览群书,并开始搜集生活素材,准备好长期从事文学创作的条件。

狄更斯的文学创作,自1833年(21岁)发表描写伦敦城乡风俗人情的《特写集》起,伴随着他充实而艰辛的一生,共经历了四个时期。

早期(1833—1841),狄更斯第一部有影响的小说是1837年在报上连载的《匹克威克外传》,作品首次以平民为主人公,通过“匹派”人物的游历暴露现实并温和地加以讥讽。1838年发表的《奥列佛·特维斯特》描写了孤儿奥列佛在济贫院的贫困生活和在盗窃集团中的非人待遇,善良的主人公受到好心的资产者的帮助,接受大笔遗产而脱离苦难。长篇小说《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发表于1839年。作品通过工业资本家对小生产者的压迫,塑造了资本家掠夺者的形象,并通过教员尼克尔贝的经历揭露了英国教育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现实。《老古玩店》发表于1841年,主人公屈兰特老汉将惨淡经营的古玩店输于高利贷者,和小孙女流落乡村并在困苦中死去。作者对穷人寄予无限的同情,并借以揭示社会的不公和穷人的悲惨命运。

旅行期(1841—1847),1841年狄更斯旅行美国,认识到美国社会的不公和贫富的尖锐对立,种族歧视的严重和黑人被奴役的地位。1842年发表的《美国札记》,标志着狄更斯早年寄希望于以美国式民主制改良英国政治这一幻想的破灭。1844年的《马丁·朱述尔维特》表现了狄更斯对英美资本主义社会共同本质的认识:利润与金钱,欺诈与伪善,兄弟阋墙,父子反目,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司空见惯的事情。

从1844年至1847年,狄更斯先后旅居意大利、瑞士和法国,对于欧洲大陆的社会现实、文化传统进行考察。一方面强化了基督教的仁爱之心,以作为道德教育之本,一方面则对当时的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开始关注,并以人道主义为武器加以批判。这一时期的主

要作品是中篇小说《圣诞故事集》(1843—1845)。其中有个故事写的是三个幽灵带领老商人夜游全市，纵观人间贫富与人性善恶，最后以圣诞精神感化老商人成为好人。虽然基督教精神成为这一时期的创作主题，但同时作者又关注理论问题，对于马尔萨斯的经济学说和人口理论，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及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竞争精神加以抨击。这一时期肩负现实批判和理论批判两种责任的创作倾向，在狄更斯后来的作品中也有反映。

繁荣期(1848—1861)，英法革命运动的相继失败和英国宪章运动的惨遭镇压，使狄更斯对社会现状日益清醒，乐观与幻想让位于冷静的思考，温和的幽默则变为辛辣的嘲讽。《董贝父子》(1848)标志着狄更斯创作的转折点，英国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和英国社会的复杂矛盾集中体现在董贝形象的塑造上。1850年发表的半自传体小说《大卫·科波菲尔》展示了更广阔的生活画面，孤儿科波菲尔的不幸遭遇令人同情，其最终的成功则鼓舞人心。《荒凉山庄》(1853)则采用象征手法，用大雾暗示阴沉的现实，用大火预示资本主义的崩溃，对庄迪斯遗产案的描写直指英国司法与议会政治。同样，《小杜丽》(1857)也采用象征手法，描写的马歇尔西监狱成为英国社会的缩影，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小杜丽则成为理想道德的化身。

连载于《家常话》上的《艰难时世》(1854)是狄更斯繁荣期的一部重要作品。对劳资矛盾的关注使狄更斯在欧洲作家中最早涉及到工人运动这一时代课题，而对“事实”哲学的批判则使这部作品带有教育小说的性质。虽然作者对劳资冲突的解决方式采取了调和矛盾的态度，但对工人贫困根源的探索则不无益处，并加深了作品的思想开拓。另一部重要作品是发表于1859年的《双城记》。小说以法国大革命为大背景，交替描写巴黎和伦敦两地的重要人物和事件，无论在主题的深度和反映生活面的广度上，还是在对重大社会问题的把握和阶级关系的认识上，都有重大突破。当然，狄更

斯毕竟不赞成暴力革命运动，他始终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而不是革命论者。

晚期（1861—1870），狄更斯的晚年是在不幸、困惑与失意中度过的。一生辛勤的创作严重地损害了作家的健康，不幸的婚姻又加重了生活的不幸。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危机和改变社会现状的无能为力，使已颇负盛名的讽刺大师常常陷于烦闷苦恼之中而难以自拔。尽管如此，狄更斯还是笔耕不辍，先后发表了《远大前程》（一译《伟大的期望》，1861）和《我们共同的朋友》（1865）两部作品。书中把英国社会比喻成一座巨大的垃圾堆，又用逃离颓败的旧宅的结局暗示企图脱离现实的隐秘心态，发人深思。

1870年6月9日，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查尔斯·狄更斯在写作《艾德温·德鲁德之谜》的过程中不幸逝世。但他所创作的众多人物和他那孜孜不倦的精神，将永世长存。



## 导 读

查尔斯·狄更斯是英国十九世纪最具影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于 1812 年 2 月 7 日出生于英国南部波特西岛的兰波特。父亲是英国海军会计处的小职员，母亲出身于贵族家庭。在母亲的引导下，狄更斯很早就广泛阅读了父亲收藏的经典文学名著，这些作品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思想，培养了他的文学修养。但由于父亲不擅理财而欠下巨额债务，虽然变卖了家产，仍不足以抵债，就被抓进了监狱。小狄更斯也被迫辍学，在一个鞋油厂当童工，受尽剥削，历尽磨难。幸运的是，三个月后，他的父亲继承了一笔遗产，因而获得释放。但这段苦难经历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也影响了他日后的文学创作。狄更斯十七岁时开始在伦敦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做小职员，后来又学习了速记，曾在一家报社当记者。这期间，他开始写一些描写伦敦生活的札记，在多家期刊上发表。

狄更斯二十四岁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在杂志上连载刊登。他的第一部作品《匹克威克外传》发表后，人们争相购买，成为畅销书，狄更斯从此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他一生共著有十四部长篇小说，其中著名的有《艰难时世》、《大卫·科波菲尔》、《雾都孤儿》、《老古玩店》、《双城记》和《远大前程》等。此外他还写了大量短篇小说、论文和札记等。他的作品对英国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辛辣的讽刺，揭露了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表达了对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同情。因此，他被称为“英国的巴尔扎克”。

《远大前程》分为三部分，于 1860—1861 年间在期刊杂志上连载，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也获得了评论界高度的评价，被认为是

狄更斯最成熟的作品之一。它通过曲折的故事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的作用，金钱使得贫穷的年轻人获得教育机会，成为举止优雅的绅士，同时又使他变得狂妄、为所欲为。金钱还使得一些人腐败堕落，因犯罪而入狱或流放。

它的故事梗概是这样的：

匹普父母双亡后，其姐无可奈何而又不无抱怨地抚养着他。姐夫乔则性情温和、诚恳善良。一个寒冬下午，匹普在教堂墓地附近的一片沼泽地里落入一位相貌粗野的陌生人手中，在其威胁下，匹普从姐姐家里偷来一把锉和一些食品。送来食品途中，他还遇见了另一位有着相似衣着的神秘人物。匹普邂逅的这两位逃犯后来逃跑未遂。

郝薇香小姐家产殷实、性格乖戾。自从被情郎骗取了钱财和感情以后，终日身着婚礼盛装，居住于阴沉古老的庄屋里，足不出户，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经人引介，匹普定期前往郝宅，陪郝薇香小姐及其养女艾丝黛拉小姐消遣时日。艾丝黛拉小姐是个漂亮可爱的尤物。但同时，她又对生性胆怯的匹普肆意嘲弄，极尽鄙夷之能事。对此，郝薇香小姐颇为满意且常加鼓励。

由于备受艾丝黛拉小姐的鄙薄，匹普开始渴望学习，意在借此跻身上等人的行列。适逢贾格斯律师寻访到匹普，称有位暂时不愿透露身份的人士欲资助匹普前往伦敦，将他造就成上等人。闻此佳讯，匹普认为郝薇香小姐可能是自己的恩主，而且想抬举他，从而使他与高贵的艾丝黛拉小姐更加般配。

抵达伦敦后，匹普住在特地为他备好的居所里，与他同住的郝伯尔特是郝薇香小姐的一位远房侄儿。虽然匹普的开销可以向贾格斯先生支取，但每当他问及恩主的真实姓名时，贾格斯总是缄口不谈，只说时机成熟后，那位恩主会自己现身，揭开谜底。

师从朴凯特先生，匹普的文化知识、社交礼仪均获长进。同时，受周围花花公子们的影响，他也开始追求并习惯了上流社会那种

奢华安逸的生活。一次，乔来伦敦，匹普始而不快：他感到自己颇有派头，姐夫举止粗陋，两人身份悬殊；继而内疚：他没想到乔来伦敦的主要目的在于转告他旅法归国的艾丝黛拉小姐盛情邀他回乡一晤；终而羞愧交集：对这样一位不辞劳顿，传递佳音的姐夫，他竟然表现出了薄情和不耐烦。

匹普荣归故里。他的变化当然未能逃过郝薇香小姐与艾丝黛拉小姐的目光。此时，艾丝黛拉小姐已出落得娴雅从容、美丽绝伦。郝薇香小姐依然乖张而冷酷。这次她竟然热情怂恿匹普追求艾丝黛拉小姐。据此，匹普愈加确信是郝薇香小姐在暗中助他成为她的快婿。

奉养母之命，艾丝黛拉小姐前往伦敦。初来乍到，人地两生。她请匹普到驿站迎候她并陪伴她前往一位将要引介她进入社交界的贵夫人家宅。途中，匹普婉陈倾慕之情，她却无动于衷。随后的日子里，向艾丝黛拉求爱者络绎不绝，其中一位蛛穆尔似乎有望获其芳心。她对他则忽热忽冷，时而殷勤，时而鄙视。匹普目睹这位绝色佳人屈尊降贵垂顾那位懒惰粗野的蛛穆尔，内心颇为不平，而又无可奈何。

日月如梭，转眼匹普过了二十三岁生日。一天薄暮时分，匹普屋里来了位不速之客。此人相貌丑陋、神态古怪。匹普认出来人正是他孩提时在沼泽地里帮助过的那位逃犯。客人告诉匹普，他叫马格韦契，因感念匹普那年冬天的救助，这些年来，一直暗中资助匹普，致力于将他培养成名副其实的上等人。此情此景令匹普，惊恐万分。

原来，马格韦契逃跑未遂即被判放逐澳大利亚。流放期间，他历尽艰难，勤俭经营，终于发迹。此间，他始终没有忘记在寒冷冬日赠予他食物的孤儿匹普。并且以匹普的第二父亲自居，发誓要让匹普尽享荣华。如今，恩主现身，匹普终于明白郝薇香小姐压根儿就未参与造就他的远大前程。匹普不再对逃犯马格韦契感到厌恶了：

他明白，马格韦契此番回国冒了极大风险。因为，按照英国法律，被判终身流放的罪犯一旦被发现私自流窜回国就将获致死罪，而且全部财产将被没收充公。所以，他必须设法全力保护恩主的安全。

马格韦契进一步告诉匹普，使他遭受牢狱之灾和终身流放的人名叫康佩生，也就是当年匹普送食品途中见到的那位神秘人物，马格韦契与康佩生结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听到这里，郝伯尔特悄悄告诉匹普，在婚礼之日遗弃郝薇香小姐的所谓新郎也叫康佩生。

匹普终于明白了郝薇香小姐离群独居的原因。她遭情郎背叛后，由于自己所受痛苦深重，就决意借养女艾丝黛拉小姐的美貌向男人报复。于是，在抚养艾丝黛拉的过程中，她便蓄意培养她对男人的傲慢和冷酷。然后放她出去，招蜂引蝶，诱骗男人的感情，撕碎男人的痴心。很大程度上，郝薇香小姐的阴暗心理获得了满足。然而与此同时，她与养女间发生的龃龉也让她多多少少领略到了她一手栽培的养女的厉害。因此，当匹普追求艾丝黛拉不果时，匹普所受的折磨多多少少还是触动了郝薇香小姐那罕见的恻隐之心。

艾丝黛拉小姐不顾匹普的热烈追求和极力规劝，嫁给了蛛穆尔。此举令匹普痛苦不堪，大失所望。匹普探望过郝薇香小姐，正欲离开郝宅前往伦敦时，蓦然回首却发现，壁炉里吐出的火苗引燃了郝薇香小姐四季在身的新娘盛装。虽然他救出了郝薇香小姐，但是大火严重烧毁了这座昔日的豪宅。不几日，郝薇香小姐就因伤势过重而离开了人世。

听了郝薇香小姐生前的叙述，联系马格韦契后来的回忆，以及在贾格斯先生家的见闻，匹普断定马格韦契即是艾丝黛拉的父亲，而贾格斯先生家的女佣就是艾丝黛拉的母亲。他将这一发现告诉贾格斯律师时，后者委婉劝他不要揭穿此事，否则，于任何人无益。

马格韦契的安危一直令匹普忐忑不安。经与友人商量，匹普决定先送马格韦契偷偷出境，然后自己设法出国。计划开始付诸实施，匹普与友人选择了五月份的一天，准备用小船送恩主由水路出

境，然而就在马格韦契要登上出境轮船前，康佩生带领警察赫然出现了。康佩生时刻注意着非法回国的马格韦契的一举一动，自然，他也探听到了马格韦契出境计划的风声。在这种情况下，自知难逃的马格韦契不顾一切地将康佩生扑入水中，杀死了夙敌。搏斗中，马格韦契身负重伤，入狱后不久即逝。

马格韦契的财产被依法没收，匹普失去财源，债务累累，且又逢大病缠身。此时，在他身边照看他并替他打发债主的只有纯朴善良的姐夫乔。病愈后，匹普已不名一文，只好前往开罗，投奔友人郝伯尔特。

十一年后，一个寒冷冬日，匹普重归故里。姐姐去世后，乔续了弦，过着比过去幸福的生活。艾丝黛拉的残暴丈夫由于坐骑出事，死于非命，使她获得了解脱。一天，匹普与艾丝黛拉不约而同地骑行至郝宅旧址，相互认出后，两人感慨颇多。她深悔昔日没有珍惜他的真挚情意，而他对她至今也未改初衷。终于，他紧握住她的手，两人相携走出了那片废墟。

这部小说中，狄更斯细致地描写了人物的形体外貌，衣着打扮，举止动作，每个人物的语言都充满个性。比如乔的语言充满乡土气息，文法不甚规范；而律师贾格斯的语言却时刻像在审判犯人。这些手法使得人物有血有肉，令人难以忘怀。但人物的心理活动刻画不多。此外，狄更斯非常擅长描写场景，雾气弥漫的乡村墓地，郝薇香小姐黑暗恐怖的房间和肮脏的伦敦贫民窟都栩栩如生，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但由于最初是连载小说，并且受到当时华丽文风的影响，有些语句较冗长繁琐，对适应了快速生活节奏的现代读者而言，可能显得不够简练。

读《远大前程》不仅可以被其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所吸引，领略狄更斯独特的艺术手法，还可以了解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丰富生动的生活画面。



[英] 查尔斯·狄更斯

#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文库” 编委会

## 顾 问

李赋宁(北京大学英语教授)  
孙天义(西安外国语大学英语教授)

## 主 编

刘海平(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美文学教授)  
杜瑞清(西安外国语大学英美文学教授、英语博士)  
余宝珠(西安外国语大学英语教授)  
侯维瑞(上海外国语大学英美文学教授)  
金 莉(北京外国语大学英美文学教授、英语博士)

## 副主编

王艾芬(西北大学英美文学教授)  
孙 宏(中国人民大学英美文学教授、英语博士)  
李天舒(西北大学英美文学教授)  
张亚伦(西安外国语大学英美文学教授)  
郝克琦(西安交通大学英语教授)

执行主编 杜瑞清 孙 宏

# »»» VOLUME THE FIRST

## CHAPTER 1

My father's family name being Pirrip, and my **christian name**<sup>①</sup> Philip, my infant tongue could make of both names nothing longer or more explicit than Pip. So, I called myself Pip, and came to be called Pip.

I give Pirrip as my father's family name, **on the authority of his tombstone**<sup>②</sup> and my sister — Mrs. Joe Gargery, who married the blacksmith. As I never saw my father or my mother, and never saw any likeness of either of them (for their days were long before the days of photographs), **my first fancies regarding what they were like, were unreasonably derived from their tombstones**<sup>③</sup>. The shape of the letters on my father's, gave me an odd idea that he was a square, stout, dark man, with curly black hair. From the character and turn of the inscription, "Also Georgiana Wife of the Above," I drew a childish conclusion that my mother was freckled and sickly. To five little stone lozenges, each about a foot and a half long, which were arranged in a neat row beside their grave, and were sacred to the memory of five little brothers of mine — who gave up trying to get a living, exceedingly early in that **universal struggle**<sup>④</sup> — I am indebted for a belief I religiously entertained that they had all been born on their backs with their hands in their trousers — pockets, and had never taken them out in this state of existence.

Ours was the marsh country, down by the river, within, as the river wound, twenty miles of the sea. My first most vivid and broad impression of the identity of things, seems to me to have been gained on a memorable raw afternoon towards evening. At such a time I found out for certain, that this bleak place overgrown with nettles was

①教名,即洗礼名。②根据他的墓碑。意谓匹普据墓碑上的文字断定父亲名叫匹瑞普。③有关他们的长相,我最初的想象毫无道理地来自他们的墓碑。④人们无一例外争取生存的斗争。

the churchyard; and that Philip Pirrip, late of this parish, and also Georgiana wife of the above, were dead and buried; and that Alexander, Bartholomew, Abraham, Tobias, and Roger, infant children of the aforesaid, were also dead and buried; and that the dark flat wilderness beyond the churchyard, **intersected with dykes<sup>①</sup>** and mounds and gates, with scattered cattle feeding on it, was the marshes; and that the low leaden line beyond, was the river; and that the distant savage lair from which the wind was rushing, was the sea; and that the small bundle of shivers growing afraid of it all and beginning to cry, was Pip.

“Hold your noise!” cried a terrible voice, as a man started up from among the graves at the side of the church porch. “Keep still, you little devil, or I’ll cut your throat! ”

A fearful man, all in coarse grey, with a great iron on his leg. A man with no hat, and with broken shoes, and with an old rag tied round his head. A man who had been soaked in water, and smothered in mud, and lamed by stones, and cut by flints, and stung by nettles, and torn by briars; who limped, and shivered, and glared and growled; and whose **teeth chattered<sup>②</sup>** in his head as he seized me by the chin.

“O! Don’t cut my throat, sir,” I pleaded in terror. “Pray don’t do it, sir.”

“Tell us your name! ” said the man. “Quick! ”

“Pip, sir.”

“Once more, ” said the man, staring at me. “Give it mouth! ”

“Pip. Pip, sir.”

“Show us where you live, ” said the man. **“Pint out the place<sup>③</sup>! ”**

I pointed to where our village lay, on the flat in-shore among the alder-trees and pollards, a mile or more from the church.

The man, after looking at me for a moment, turned me upside down, and emptied my pockets. There was nothing in them but a piece of bread. **When the church came to itself — for he was so sudden and strong that he made it go head over heels before me, and I saw the steeple under my feet<sup>④</sup> —** when **the church came to itself<sup>⑤</sup>**, I say, I was seated on a high



<sup>①</sup>排水沟纵横。<sup>②</sup>牙齿打战,指其紧咬牙关之凶相。<sup>③</sup>逃犯无文化,发音不准。故将 point 误读为 pint。类似情形在其他场合的其他人物身上也有表现。<sup>④</sup>教堂又恢复了原样——因为他突然用力把我头朝下抱起,教堂也倒了过来,我看见它的尖顶在我脚下——<sup>⑤</sup>教堂恢复了原样。前文述及罪犯将匹普倒提起来,此处指其放开了匹普,让他站直,故云。